

最新社会写实小说精品展示
王跃文、肖仁福等人倾情奉献

扶正

在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呆过的人都知道，提拔、扶正这两个字眼是最能刺激神经的。不要嘲笑我这些兄弟姐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到了这座山都会唱这支歌。人入了官场，图的还不是早日提拔，成为人中之龙？如果只长皱纹白发总不长级别，只增腰围增血压不增待遇，谁愿意在那深深庭院里熬上一辈子？眼见得那些能力并不比你强，学历并不比你高，资历并不比你深，品行并不比你正的人一个个“进步”了，而你工作再努力也总是原地踏步，你能不“苦大仇深”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最新社会写实小说精品展示
王跃文、肖仁福等人倾情奉献



上

状正

肖祥剑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扶正/肖祥剑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1
ISBN 7-228-08396-2

I. 扶.. II. 肖..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448 号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印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880×1230mm 1/32
字数 400 千
印张 24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7-228-08396-2
定价 43.60 元(上、下册)

从实招来（代序）

京城朋友编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个序。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正在忙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太想接活。朋友不悦了，说你不写拉倒，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还不要，京城里找个写序的名家还不是手到擒来？想想也是的，我一个外省的小文人，每次进京都要自卑得双腿发软，现在有机会在京城出版物里抛头露面，怎能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又想起做秘书和办公室主任那阵，市里领导要讲话了，局长把撰稿任务交给我，我稍稍犯难，局长就批评道，这是给你密切联系领导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人家想捞还捞不到呢，你如果想做一辈子的秘书和主任，不想再进步再提拔，不写也行。结果是我乐滋滋地揽下了这个美差。谁不想提拔呀？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提拔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嘛。

也是巧了，我有幸要为之写序的这本小说集就叫《扶正》。

在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呆过的人都知道，“提拔”、“扶正”这两个字眼是最能刺激神经的。不要嘲笑我这些兄弟姐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到了这座山都会唱这支歌。人入了官场，图的还不是早日提拔，成为人中之龙？如果只长皱纹长白发总不长级别，只增腰围增血压总不增待遇，谁愿意在那深深庭院里熬上一辈子？我1985年以前做过四年教师，以后便在县市政府部门里呆着，不瞒大家，我想得最多的也是“提拔”两个字。眼见得那些能力并不比你强，学历并不比你高，资历并不比你深，品行

并不比你正的人一个个“进步”了，而你工作再努力也总是原地踏步，你能不“苦大仇深”么？

我们究竟是凡人嘛，凡人有点凡人的心态和喜怒哀乐才是正常的。果如有些人常挂在嘴边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那已是高风亮节了，吾等凡夫俗子恐怕念上一辈子的经也难得达到如此境界。至少我本人却从没做到过不惊和无意，见人家上去了，即使双眼没红得涂了猪血一般，但碰上了那已提拔的人，免不了要心里发酸，视其如陌路之人，又给白眼，又撇嘴角。若是自己提拔了，重用了，做梦都会笑出声，走路更是梗着脖子，两眼向天，一副小人得志的德性。谁叫我本小人呢。

这本书里，就是写的我等凡夫俗子和小人，位卑者也就干事股级科级一类，位尊者也不过处级县级。

本书的作者大都是市县乡一级的公家人，他们的职业不是作家，他们本人几乎就是书中那些科级县级之类人物的化身，说这些故事是他们创作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他们现身说法，把自己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公开给了读者。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写实文本，不是想虚构就虚构得来的。就文学创作而言，写实与虚构，孰优孰劣，不太好下定论也没必要下定论。但要反映现实人生，写实往往有着较大的优势，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同。过去有人说，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是那些漂洋过海周游列国的水手，因为他们经历丰富，见多识广，讲出来的故事有听头。近年的中国文坛也出现一种有趣现象，那些行业作者写出来的东西较受读者欢迎，而一些住在作家协会院子里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往往问津的少。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我用东西和作品两种不同的概念，来区分行业作者和专业作家的产品，这说明我对专业作家确是怀着敬意的。可读者没有必要像我一样对谁怀有敬意，他完全用不着管你是作品还是东西，钱在他自己的口袋里，他想买谁的书就买谁的书，由不得你是作家还是作者。除非你手眼通天，让

某要员给你的大著签发个红头文件,指令各地都要订购若干,没有完成任务的,三年内领导不得提拔晋级,地方和部门不得评先评优。即使是这样,将书扛回去后,是束之高阁还是送给造纸厂打浆,还是人家的自由,除非你再补发一个红头文件,规定每人都要写篇深刻的读后感,写得好的连升三级。

我估计这本书是用不着下红头文件的。最起码的一条,其内容是实实在在的,拿在手上能让你感觉出沉甸甸的份量来。这得益于作者厚实的生活。本书作者是些在县乡的显位上摸爬摔打多年,只是对文学痴情不改,业余舞文弄墨。这些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经营多年,没必要怎么杜撰,只要将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干过的事从实招来,形成为文字,就是现成的可圈可点的小说作品。而这些作品因为跟生活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往往比那些凭空捏造出来的与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的精品力作更受欢迎。

当然不敢说这些作品艺术上如何炉火纯青,如何珠圆玉润,其中不少地方确实还略显粗糙了点。也许这不是什么坏事。我见过两类作品,一是没什么内容,故意在文字上要些花招,到头来花招还是花招,品位是没法上去的;一是内容还算不错,却因过于讲究什么艺术,结果文胜于质,好内容因伤于雅,相反得不到应有的表现。人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还说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最高明的技巧,说不准粗糙也是一种技巧。何况粗糙有时也不失为一种真诚。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假货和水货,表面看去往往比真货光亮鲜艳得多。好在读者朋友都是深谙世情的,不太容易让假象所迷惑了,倒是虽然粗糙却实在的东西能受到青睐。

真实真诚真性,总是深得人心的。

肖仁福

目 录

朝夕之间……………王跃文(1)

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当了秘书,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假如领导是个混蛋,见的尽是一些蝇营狗苟的事,要保证不学坏就难了……

老百姓关心的事,官场却不会在意。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不舍昼夜。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

握 手……………王宗坤(63)

这个社会的许多游戏规则就是领导造就的,他们的许多行为都在有意无意地按这种规则运行……

连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也对张市长曲意逢迎,当官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

许小姐说着脱去了裹在身上的床单,把光洁如玉的身体倒向李森林。李森林低着脑袋感到有两个温软的东西向自己压来,他很快意识到那是许小姐的乳房……我有必要放过这个白骨精般的女人吗?于是,他翻身而起,迅猛地压在了许小姐的身上……

扶 正……………甯仁福(117)

陈东是科里所谓的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是科里没有科长,一切都由陈东这位副科长负责。算来这副科长也当了八年了,照理早该扶正了,却未知领导出于何种考虑,迟迟没有动作,陈东心里明白这原因主要在一个人身上……

海局长用衣袖擦擦嘴巴说:“可惜我是七瓶干部,还缺花瓶。”有人说:“海局长,你还怕缺花瓶么?我们席上就有花瓶,归你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射向吕品……

职位之争……………沈老头(167)

有人说:一个人有了三分色胆,就可能在漂亮女人面前不要脸皮;当色胆达到五分,就会为美人把美好前程置之度外;色胆大到十分,就会连性命也不要了!此时的白广元,就像不要命似地,不仅一双手在用劲,连两只眼也在用劲,水蛇瞪田鸡一般,红红地、死死地盯住单月……

单月任白广元那板刷胡在自己温热而红润的香唇上揉压,任那只有力的大手在自己丰满而柔嫩的胸脯上抓捏。当那只大手又向下移动,而且从腹部继续向下延伸,她感到浑身燥热,四脚酥软,不知不觉地脱下了那条杏红色真丝短筒裙,按白广元的示意向靠墙的那只长条沙发退去……

现今社会,改革开放,商场、官场、情场,此场折射彼场,声声相通;一切凭敢想敢干,一切凭开拓精神,一切要凭本事;历史上能够“金屋藏娇”者,均不失为“能人”;一个“能人”,理应有一个情人;没本事搞到情人的人,是不配在官场混的“庸人”!

为官一任…………… 宋教义(297)

新官上任三把火，郑威的第一把火就把清平县烧得轰轰烈烈，昏天黑地；把各乡镇的头头脑脑烧得晕头转向，服服贴贴；把县直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烧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把清平县的老百姓烧得欢蹦狂跳，心花怒放。霹雳一把火，烧得清平县从此不得安宁……

郑威很快搂住了李娜，嘴唇渐渐靠近了那张樱桃小嘴，见李娜没有反抗，便放肆地把那狼一样地长舌卷伸进了小娜的嘴里。

贪婪地吮吸着，一双手很快不规矩起来，李娜这时候根本没有力量挣脱开，只好任着那双肥胖的手伸进她的内衣，揉搓着那还从没有被人抚摸过的一对乳房……

局长红人…………… 肖仁福(371)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很少叫单位的头儿为经理、厂长、局长了，全部都叫起老板来了，甚至连市委书记、市长也有喊作老板的……

正应了财政系统办公室主任会上大家说的顺口溜，干办公室的政治上是红人，经济上是穷人，办起事来是废人……

既然老板心中早就有了打算，问问你，只不过是表示客气，试试你对主子的忠心程度，并不是真的让你自己选择。换言之，如果你有选择权的话，你就不是他的部下了……

八月考老子……………宋敦义(423)

“您难道没有听人家说：七月考儿子，八月考老子，九月考票子这句至理名言吗？儿子我已过了这个最大的关口，照说我们家的票子是不会少的，至于我到底能到哪所大学里读书，哪所大学能录取我，那就全是您老人家的事了。”周鹏见脱不了身，只得站在哪儿，花腔花调地说……

“周老板，要想办法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关键人物找到，把关系疏通，这些不应该由我说出来。错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一店……”

黑色星期一……………胡美凤(487)

匿名信第三桩事是明确指出他作风不正，跟三科科长秦丽珍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嗤！什么叫不正当男女关系？没有被捉奸在床就永远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捕风捉影，造谣诽谤……

不一会，她穿了件半透明睡衣从里面出来，睡衣里面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诱惑，他看痴了，血开始沸腾，手心渗出汗来，他没有想后果，只是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何况是女人主动，女人的诱惑力远远超过道德束缚力……事毕……

最强大动物有致命弱点，最弱小动物有最神秘的生存手段，一个是局长，一个是想当科长的女人，一个尝鲜寻求刺激，一个孤寂难捱并怀有目的。

代理县长……………高山树(505)

有人私下传说张部长曾打过她的主意，这只是传说谁也没

有去证实,现在的台长吴冷艳就是张部长的情人,而张部长是张书记的铁杆朋友,不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小弟弟早就提升县委副书记了……

“有些人是怎么议论我们某些领导干部,他们说的形象得很啊,叫他们是‘四不用’干部,是哪些‘四不用’,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一是工资基本不用,有小金库加出差补助;二是全家走路不用脚,有小车专用;三是过年过节吃喝不用买,有托卵送蛋的……

不管怎么说,我也认为这‘四不用’的人是少数人,但却是败坏了我们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像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们也要坚决来个‘四不用’,过不了金钱关不用、过不了人情关不用、过不了廉正关不用、过不了美女关不用……”

老 秘…………… 郑彦英(563)

秘书没有任何权力,但是领导有权力,秘书可以借助领导的权力。领导发达了,秘书跟着发达;领导倒霉了,秘书跟着倒霉。所以秘书要想尽办法让领导发达……

六年之前我是秘书,六年后的如今我还是秘书,就是说我忙了六年,敏捷了六年,忠诚了六年,却没有任何成绩,或者说没有任何进步,在县委机关,干部们最大的进步就是被提拔。

新闻专干…………… 江月卫(617)

彭小天提笔半天却不晓得从何写起,心想自己只是写新闻的料,官样文章不会写,难怪进步不大,你看县委办、政府办那一

帮子秘书个个提拔得飞快，就是因为会写官样文章……

丁四喜醉沉了，他的衣服是小姐帮他脱的，小姐一边脱一边用奶子碰他的脸。正脱着，城镇派出所的人进来了……

丁四喜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心想一位副部长已经 58 了，马上就退，按惯例应该在新闻专干中产生一位副部长，他的竞争对手只有彭小天，小彭很会来事……

山雨欲来…………… 谢少萍 (649)

一个地方的行政头头，就好比是一张网的纲，纲举目张，网纲一动，下面的网眼子纲坠子当然就晃动起来。古话：“一朝君子一朝臣”，谁不为自己前途耽心着？

“局长”这差事，官虽不大，但是却是小国之君，半官半商，有权有物，可以公私兼顾，吃香喝辣，有机会坐着小汽车外出考察谈判，以引进项目为名，带着女秘书或其他的公关小姐公款旅游，游山玩水……

这个女人所以有今天，全是等价交换得来的。同她交换的对手，起初是陶昕，后来是江涛，她给了男人想要的东西，男人也满足她的要求，各得其所。

最后期限…………… 季 宇 (685)

贪淫者，媚以色；贪财者，媚以金。书中那个倒霉蛋子“两无所好”，最后还是被狐狸精骗上床，吸去了精气。人都有弱点，找准了就好办。小钱说：“你这人真行哎！人家看书都学好，你看书尽学坏。”朱学良说：“这叫谋略，你懂个屁！”

朝夕之间

—

关隐达从地委大院里走过，忽听身后有人议论：“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

他顿时两耳发热，不敢回头。不知这话是谁说的？最近陶凡刚出任西州地委书记，关隐达走出去就显眼多了。他跟陶凡当秘书快三年了，原先认识他的人却并不多。

六年前，大学毕业临分配了，系主任王教授告诉关隐达，省委组织部来选人，看中他了。关隐达问是去干什么？王教授说上面要笔杆子。王教授并没有替自己卖人情的心思，只是告诉他进了官场，该如何如何。王教授说：“最要紧的，是要去掉你身上的诗人气质。上面看中你，就因为你发表过作品。但人家是要你去写官样文章，不是要你去写诗”。关隐达虽是懵懂，却也知道进官场只怕是他最好的去向。只是不太明白，诗与官场那么不相容，古时的官员们可都会吟诗作赋，风雅得很

啊。

六年间，关隐达见识了不少。他眼看着地委秘书长张兆林三七开的小分头慢慢梳成了大背头，就成了地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吴明贤的头发越来越稀疏，最后秃了顶，就熬成了地委秘书长。而原任地委书记伍子全，本是腰板挺直，红光满面，退下来没多久，就腰弓背驼，鸡皮鹤发了。关隐达自己呢？先几年不怎么走运，有人背地里叫他书呆子。自从跟了陶凡当秘书，什么都顺畅了。

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关隐达那天听谁背后议论秘书，并不生气，只是没来由地脸红。似乎人家透过他的背膛，看出他身上的某些坏来。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坏。他后来老琢磨那句话，越想越有道理。当了秘书，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有下面部门和县市的头头，有企业老板，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些人贴着你，哄着你，给你些小便宜，心里不一定就把你当回事。你自己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起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有个意思，他只能闷在心里想想，万万不可说出来。他想当秘书的假如跟的领导是个混蛋，见的就尽是些蝇营狗苟的事，要保证不学坏就更难了。据说美国民间流行一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关隐达套用这句话，暗自交待自己：领导是靠不住的。

不过这话最多只是关隐达私下里的幽默。别人并不这么看。有种奇怪的病毒，叫做个人崇拜，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他们眼睛就开始发花，误认上司为神人。陶凡任地委书记后第三天，就在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个报告。题目听上去很大气，有毛泽东风格，叫《形势与展望》。他没叫秘书班子起草讲稿，自己随口讲来。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下面掌声不断。事后地委办又把陶凡的讲话录音整理了，发表在地委《内参》上。陶凡做报告

的功夫了得，干部直说他是西州迄今最有水平的地委书记。

起初总有那么些人，见着关隐达，就说他人好，不像张兆林的秘书孟维周，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是谁。关隐达记住有句俗话，不是是非人，不听是非话。他就总说小孟其实人也不错的。慢慢地就没有谁在他面前说孟维周的坏话了。关隐达从不别人说人是人非的，那样既有失厚道，又免不了会惹麻烦。再说了，在他前面说孟维周如何如何的人，背过头去会不会又说他关隐达呢？当秘书的，千百双眼睛盯着，总会让人盯出些毛病来。孟维周才从大学毕业，就车前马后地跟着张兆林跑，难免有些少年得志的意思。有人看不惯，孟维周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了。不过在关隐达面前，孟维周还是很有分寸，言必称关兄。毕竟关隐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而孟维周只是副书记的秘书。

西州的老百姓说，从去年冬上开始，就尽些怪事儿。都腊月底了，天还冷不下来。年轻姑娘高兴，可以穿裙子。老年人看着摇头，说如今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只顾着玩，眼看着灾年要来了，还蒙在鼓里。黎南县修公路，黎阳山先天挖开了，一夜间又合上了。老百姓急了，说是修公路惊动了龙脉。上面派地质队的来看了，说是自然现象，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有人不信，硬说要天下大乱了。又老是打雷。冬雷是凶兆，明年不会好过的。

老百姓关心的事，官场却不会在意。官场对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麻木，热有空调，冷有暖气。甚至对季节的变化也很漠然，农民春种秋收，自己忙去，用不着官员们瞎操心。他们便放心乐意想大事，干大事。今年开春以来，西州官场最大的事，就是地委头头儿换了人。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不舍昼夜。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喜欢

议论官场人事的，满脑子只有官场，可他们的表情通常是毫不在乎。有点儿像人们谈论电视剧角色，谁演唐僧更合适，孙悟空可以尝试换换人。其实他们密切关注着官场人脉，巴望着新上来的官儿同自己沾着儿什么，同学也好，老乡也好，战友也好。哪怕新任领导只同自己同姓，或是偶然间同自己打过照面，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最近谜底揭开了，既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陶凡原是党群副书记，地委三把手，竟然越过一级台阶，出任地委书记。张兆林一觉醒来，成了地委副书记，更让人吃惊。地委秘书长虽说是领导班子成员，但直接出任地委副书记，在西州还没有先例。地委秘书长要任实际职务，通常还得从行署副专员干起，至少要干到个常务副专员，才重新当上地委专员。所以那些按正常程序走的秘书长，总是觉得冤枉了。

西州人说起官场，又有了新的话题。陶凡和张兆林上头有什么人？官场上的人发达了，没谁相信你是能力强，或是业绩好。准说你上头有人。陶凡同省委书记原来是省一化工厂的同事，大家都知道。但平时也看不出陶凡得到了什么特殊照顾。他两年前调来西州，在地委副书记位置上坐着，就不见动静了。从他到西州那天起，就有人说他本来就是派下来接班的，马上就要任专员或是书记了。两年时间不算长，但总有人盼着西州地委早些走马换将，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这些人着急，两年时间就太漫长了。陶凡自己却是什么也不说。他只管自己分内的事。该他管的，别人水都泼不进；不该他管的，他决不插手。话不多，却是说一句，算一句。谁想找他套近乎，多说几句话，准会自讨没趣。有人就说陶凡是金口玉牙，此话誉毁各半：既是说他讲话算数，说一不二；又是说他架子太大，不好接近。后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人们说法又变了：人嘛，有本事，就有脾气。

关隐达并不觉得陶凡架子大，他只是不爱多话。也可以说陶凡是做人干脆。陶凡很少同下级寒暄，见面只谈工作。谈完工作，你还想多热乎几句，他就漠然地望着你。你就不好意思了，只好赔笑着告辞。起初关隐达也不太适应陶凡的性格，慢慢也就习惯了。陶凡有什么吩咐，就叫声小关，要么一天到晚不会叫他半句。关隐达就得时刻跟着他，怕他找不着人。有些时候又不知应不应跟着，只得试探着问问，很为难的。

后来陶凡竟同关隐达多说些话了。缘由很偶然。有个星期天，陶凡在办公室看文件。关隐达没事，也得在办公室守着。闲着无聊，拿了些废报纸练毛笔字。

关隐达没其他爱好，就喜欢写几笔。有回吴明贤到单身楼去找人，随意敲开关隐达房门。见关隐达正在狂书怀素体，就说：“小关，练书法呀！”关隐达忙说：“什么书法，练练字，练练字。”吴明贤歪着头看了关天，说：“龙飞凤舞啊。”关隐达知道吴明贤认不得狂草，却只是“嘿嘿”地笑。他害怕同吴明贤多说话，弄不好就出麻烦。果然后来吴明贤找他谈话，要他多琢磨琢磨正经事，别老想着当书法家。但关隐达仍是手痒，有空就想练几笔。只是不敢再让领导看见他练字了。忽听着陶凡叫：“小关，走吧。”原来是中饭时间了。陶凡从不进关隐达办公室的，那天居然推门进来了。关隐达慌了，忙放下毛笔。陶凡却走了过来。细看了关隐达的字。关隐达脸红心跳，手足无措。却见陶凡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最后就微笑了：“小关，你的字很不错啊！”

西州官场人都知道，陶凡是书画两绝。但是他从来不肯给别人写字，也不肯题招牌。总有人不死心，求他给公司或是酒店题字。原先他是副书记，就总说：“你找伍书记吧。”伍子全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可他也照样题字。现在伍子全退下去了，他题写的招牌也该撤下来了。慢慢地，西州境内伍子全体就让